

懷故人·憶航校往事：

刺汪壯士黃逸光

劉守法

刺汪未成慷慨就義

最近「中外雜誌社」出版一本費雲文先生大作：「戴笠的一生」，其中有一段黃逸光壯烈成仁的故事：

「黃逸光，廣東赤溪人，僑居墨西哥，身強力壯，曾經與老虎肉搏，尤善長擊技；畢業于墨西哥國立師範與民航學校。民國廿四年，曾集合好友數人，作步行環遊世界的壯舉。當年秋天，在巴黎僑胞歡迎會上，與正在法國養病的汪精衛相識；汪對黃的精壯有大志，非常激賞，不時約見，相談甚歡。民國廿七年春，黃旅次非洲，聞聽祖國的首都南京已淪陷，敵軍正沿江西上；不覺義憤投袂，慨然作色說：『大丈夫生逢國難，當效命疆場，犁掃醜虜，還我河山；否則也當殄鋤逆賊，如荆軻子房的奮然一擊；豈能久留外國，隔岸觀火？』遂即解散『步行環遊世界』團體，返國赴漢口，與汪精衛見面，鼓說他參加抗敵，以盡國民天職的希望。當時，汪尚未叛國，而且因為在巴黎和他有過一段往返，所以特別親切，留他在私宅小住，然後親函介往昆明航校受訓，臨行，再送川資二百元。」

「黃到昆明受訓，原以為可以作飛將軍，御空殲敵。可是，七個月的考驗，竟然以不適戰鬥飛行而改服地勤任務，黃以未能遂其手刃強敵的初衷，常自抑鬱感嘆。汪逆叛國，成立偽府以後，其妻弟陳耀祖，以為汪對黃有恩，居然函誘他在空軍之中，響應『和平運動』。黃得信，切齒痛恨，不覺言行失常。事為王叔銘將軍所知，詢明原委；特函介他到重慶，投効戴笠先生。當他見到戴先生，談起汪逆，怒不可遏，誓言務必為國鋤奸。戴先生嘉其壯志，而且也難得他與汪逆有一段淵源關係。於是給他安排，施以短期訓練；密派他肩負鋤奸任務。」

「黃到南京，被任為『中宣部編審』兼『教育部專員』偽職；常與褚逆民誼、林逆柏生等往還，每欲親見汪逆。言辭情態，過於急迫，無形中啓人以『有所為而來』的疑問。於是于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事洩被捕。偽法庭訊問他：『汪主席待你恩德高厚；你為何恩將仇報，要殺他！』黃抗聲回答：『逸光但知秉春秋大義，誅叛國奸賊；私誼豈可有公理？』遂於十二月十七日，與邵明賢同時就義；臨難前，尚索紙筆題詩句：『可愛的中華，我願為你唱歌，我願為你而

死！』

當我看完了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和刊印黃烈士的照片；除了對費先生秉春秋之筆，褒揚烈士之忠勇事蹟使不至湮沒，英靈得所慰藉而感敬佩外；對黃烈士，滿懷壯志，一腔熱血，報國救國，求仁得仁，得償宿願，更無限崇敬與懷念。筆者與黃烈士於四十二年前（民國二十八年）曾在滇西荒原山野間共甘苦，同比翼一年之久，略悉烈士生平，僅就記憶所及略述一二，以供讀者參考及青年朋友們效法。

徒步旅行環遊世界

民國二十三、四年間，筆者尚在中學讀書時，閱報載得悉我國旅墨西哥華僑青年黃逸光等數人組織華僑青年徒步環遊世界旅行團，自墨西哥出發作徒步環遊全世界之壯舉。他們在出發前曾發表談話，大意是說：

中國科學不發達，國民大多貧窮，無現代的交通工具與大量金錢，供作環遊世界之需，但中國青年有堅忍的意志，有無限的耐力，有強健的身體，可作徒步旅行全世界的本錢，此次旅行，除經過海洋河川必需乘船外，決不利用任何陸空

交通工具，一定做到名副其實的徒步旅行全世界。這是多麼豪邁的語氣，多麼雄壯的志向，為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爭氣爭光不少，獲得中外輿論界不少讚譽。因為我崇拜他們，羨慕他們，所以對這些報導印象甚深，至今不忘。六十歲左右的人，或者會有點印象。

中國自滿清末葉即被列強欺凌，以日本為最甚，自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全國統一，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勵精圖治，埋頭建設，軍民團結，上下一心，邁向建國強國的大道，日寇目睹中國日漸強盛，恐慌萬分，若不早日滅亡中國，再就延時日，恐無法達成慾望矣，遂於民國二十年發動「九一八」事件，強佔我東北四省，二十一年又發動「一二八」事件，攻擊我淞滬要地，接着侵襲我長城各口，蠶食我華北疆土，節節進逼，迫使我無喘息之機會，俾一舉而亡我中國，狼子野心，令人憤慨，數年來，民心激昂，士氣振奮，同仇敵愾，人人抱愛國救國之心，一般青年更是熱血沸騰，紛紛投入軍旅，以達捨身報國之志。這時中國的空軍剛剛建立，是一個嶄新的軍種。「獻機報國」「航空救國」的標語、口號，貼遍街衢，響徹雲霄。筆者這時正是十八、九歲的青年，適值高中畢業，毫不猶豫的投考中央航空學校。民國二十五年冬，航空委員會派出大批考試人員分赴全國各省市辦理招生事宜，報考者空前踴躍，經過筆試、口試兩關，還比較容易些，第三關體格檢查，可就不易通過了，血壓稍高不行，視力稍差不行，四肢五官有一點不正常不行，甚至有幾根少年白髮也不行，可謂嚴苛已極，真是

祖上有德，感謝父母給我這付身軀，竟僥倖錄取了，江蘇全省共考取八名，我就是這八分之一。

回憶航空學校往事

我們這一期，在中央航校期別上，被稱為十一期飛行生，在陸軍官校期別上，被稱為空軍入伍生第六期（當時為統一意志，團結合作，俾達陸海空軍協同作戰之目的，全國軍事學校校長均由軍委會委員長蔣公兼任。各校新生均需在陸軍軍官學校接受入伍教育一年或半年，稱為入伍生。）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六日，我們這羣被精選的二百五十位青年，自全國各地，天南地北的匯集到南京，向黃埔路小營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空軍入伍生營報到，最年輕的十八歲，最年長的才二十二歲，有西裝革履，風度瀟灑的公子哥兒，有一襲學生服或中山裝的純樸青年，也有一身軍服的現役軍人，可是兩個小時後，換裝、剃頭、編隊，大家都一樣了。我們共編了兩個連，營長是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的陸軍步兵上校江西人李士奇先生，連、排、班長都是軍校六期至十期畢業的青年優秀軍官，他們吃苦耐勞，負責盡職，都是我們的好榜樣。在設備與生活上，雖不能與現在台灣軍事學校相比，但與當時的一般生活水準相較，還是相當優裕的。衣著方面：冬天有呢軍服，夏天有斜紋軍服，並有內衣兩套、皮鞋、雨衣等。飲食方面：六人一桌，六菜一湯，相當豐富營養。住宿則八人一室，鐵牀、被、褥齊全，雖無彈簧墊，可也清潔衛生，空氣流通。

雖然最初幾天，不太習慣，不久，大家熟識了，環境適應了，大家都已習慣了這革命性團體生活，融融樂樂，情如兄弟。每天出操上課，過着緊張刺激而愉快滿足的生活。誰料好景不常，當我們入伍剛滿三個月，第一次星期天可以放假外出，却得到日軍發動「蘆溝橋事件」燃起了戰火的消息，不久上海方面日軍又發動了「八一三」侵略戰事，中日戰爭已擴大，這場聖戰已不可避免，同學們羣情憤慨，要求赴上海參戰，未為校方允准，決定遷校，十四日拂曉，奉命全副武裝，行軍至棲霞山下農村中暫住，次日下午，即目睹日機空襲南京，被我空軍擊落的情景，大家無不雀躍三尺，鼓掌歡呼。十六日又出發，經堯化門繞南京城東南面至江寧鎮，搭乘火車至蕪湖趁船經九江轉南昌駐紮於梅嶺營房，離開居住了四月餘的南京小營，從此再也沒有回去，至今想起，仍念念不忘。

歷經七省行程萬里

梅嶺營房，距南昌十餘里，四面村野，背倚梅嶺，為江西省高中學生集中軍訓所使用之營房，設備尚稱齊全，水、電、廚、廁、教室、寢室，應有盡有。出操上課，照常進行，假日南昌巡遊，梅嶺走走，也能安之如素。但長江下游，戰事失利，將及贛北，未及五月，又要遷移，二十七年元旦剛過，西遷之令已到，乘湘贛路火車至株州轉長沙，駐紮於嶽麓山省立工業職校。適值農曆春節，街上鑼鼓喧天，鞭炮震耳，好一派新年氣象。我們這羣第一次遠離家鄉，遠別親人，

在這朔風凜冽，大雪紛飛的情景下，身無分文，躺臥在舖有稻草的地板上，度過這一生最淒涼，最痛苦的新年，想起國仇家恨，想起父母親人，想起前路茫茫，真是欲哭無淚，傷痛欲絕。

數日後，又奉命西行，據說第一目的地為湖南常德，最終目的地為四川銅梁。完全徒步，無任何交通工具。心雖不願，又能奈何？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只好咬緊牙關，提起勇氣，佩帶裝具，踏上湘川公路。經七日徒步行軍，歷盡艱辛，總算到達常德，這時已是二十七年二月底，離我們入伍一年期滿（四月初）僅一月餘了，而航校本校已自杭州遷昆明，分校也從洛陽遷柳州，但何以還要我們步行入川而徒勞往返呢？經同學開會研商，決定申述理由向軍事委員會、航空委員會及陸軍官校當局請求准予入川，暫留常德待命，俾便赴柳州升學，經數度函電，幾多波折，總算如願以償。四月初乘船泛洞庭湖至岳陽，轉粵漢鐵路至衡陽搭乘湘桂公路汽車經桂林，終於在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到達柳州，踏進了中央航空學校柳州分校的校門。換去灰色破舊的棉軍服（華南的初夏還穿著棉軍服，够稀奇也够苦了），著上航校草綠色的新制服，住進了清潔涼爽設備齊全的新寢室，可說是苦盡甘來。但是前期（第十期）學長仍在飛初級，既無飛機也無場地供我們飛行，我們只有出操、上課、打球、游泳，我們自謔為「空軍陸戰隊」。這樣的生活又過了五個月，待到金風送爽，中秋節過，第十期初級結業，正要輪到我們上場（飛機場）學飛，武漢、廣州相繼失守，敵機開始轟炸柳州，炸毀我們的機場

，不得不再西遷雲南。真佩服當時的分校主任王叔銘將軍，做事有魄力、有計劃、英明果斷，效果奇佳，一道命令，二十幾部新式大客車載著我們駛上桂黔公路，經三日至貴陽，稍事休息，再駛上黔滇公路，又經三日，至昆明，這裏山明水秀，氣候溫和，為西南最佳都市。可是這裏不是我們的目的地。數日後我們又駛上滇緬公路，經二日到達楚雄、大理之間一個四面環山，地名雲南驛的小平原上，這時已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末了。我們一半住在山上的紫金寺，一半住在山下的文昌宮，開始與神佛為伍，過著荒村鄉野的枯寂生活，鄉民渾厚淳樸，較長江下游至少要落後一世紀，女人仍多三寸金蓮，綉花衣服。好在語言相通。據說他們的祖籍大多是江南，清初隨吳三桂遷滇者。這裏根本無飛機場，校方僱用民衆，由同學監工，利用原來之荒原，剷草整地，不多日飛機場竣工，數十架教練機自昆明飛來，但無地面警衛部隊，既怕歹徒破壞又怕野獸侵襲這些寶貴的飛機，這項警戒任務，無疑的落在我們身上，我們確確實實的做了「空軍陸戰隊」。我們苦難的十一期是中央航空學校成立以來到現在空軍官校第○○○期止是遭受艱難困苦、波折險阻最多的一期。因為教官尚未到達，沒法上課，我們白天只好趕趕場（如北方的集，南方的墟，每隔數日民衆聚集實行買賣交易）、爬爬山，自尋消遣，也能自得其樂，晚上則站在荒涼的機場上作飛機的衛兵，受寒風的侵襲，聽野狼的號叫，真是苦不堪言，胆小的同學只得坐在飛機機艙裏，不敢下來。

自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六日，南京小營報到入伍開始，至二十八年元月到滇西的雲南驛止，歷時一年九個月。經蘇、皖、贛、湘、桂、黔、滇七省之地。真是艱苦備嘗，但也暢遊了不少名勝古蹟，經歷了不少山川河嶽，所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確也獲益不淺。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我們都被「苦」、「勞」、「餓」不知多少次了。

黃逸光中途入航校

在我們由柳州走向昆明的途中，中央航空學校奉命改為空軍軍官學校，校長仍由委員長蔣公兼任，教育長是周至柔將軍，王叔銘將軍調升教育處長，分校撤銷改為高、中、初三級制。高級班設昆明校本部，中級班設蒙自，初級班設祥雲縣屬之雲南驛。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一日是我們正式開始飛行的一天，經過一年十個月的期待，跋涉七省，歷經幾多艱難困苦，才達到第一步願望，得來確實不易。

我們開始過著正規的生活，上午飛行，下午上課，假日遊山玩水，頗也怡然自得。這裏物價低廉，奢侈品、日用品雖不易買到，但食用品如牛豬、雞鴨、蔬菜、水果，價廉物美，使我們大飽口福，大快朵頤。

在我們飛行開始的前幾天，一輛汽車載來十幾位青年，向隊上報到，參加飛行訓練，這十幾位青年中，有大學畢業正在航委會任職的軍用文

官，有陸軍軍官學校已畢業的現職軍官，有在日本或南洋學習過飛行的，還有一位最特出的朋友就是曾在墨西哥學過航空並徒步旅行過全世界的黃逸光，我們舉行歡迎會，加菜聚餐來歡迎這批新伙伴。從此共同過著甘苦同嚐，患難與共的軍人生活。

黃逸光他身材不太高，大約只有一六五公分左右，體格特別粗壯，膚色黑中透紅，濃眉大眼，臂粗、膀寬、腰圓、力大，無論比力或摔角，我們都不是他的對手，因為他又具有徒步旅行全世界的經歷。

最初同學都很敬佩他，也很願與他結交，聽他講述在墨西哥僑居地的生活點滴與趣聞，旅行經過各國的風土人情與奇風異俗，以及拜會我駐外使領館的情形，並拿出與各國首長名流及我駐外使領人員合照的照片與贈送的紀念章、紀念品等，真是琳瑯滿目，令人大開眼界，大家都羨慕他、崇敬他。但時日一久，他的缺點漸漸暴露了，引起很多人反感。例如他言行隨便，不拘小節，食量特大又缺少軍事常識，開飯時未待值星官發出「開動」口令，他已吃下一碗飯。吃菜的速度既快份量也多（符合了「穩」、「準」、「狠」的三原則），六個人一桌的菜飯，他一個人就報銷了一半，後來誰也不願與他同席，他只好落單，獨自一桌。

他未度過軍事基本訓練，所以他的行動被大家目為道道地地的「活老百姓」。唱軍歌，他不會，部隊行動，他的步伐又不能與大家一致，常常影響軍容，每次部隊行動，只好把他請出隊伍

外，變成了雁羣外的一隻孤雁。加以他的言行也漸漸脫離羣衆，大家對他更不諒解。於是人人疏而遠之，他更孤單，更落寞了，不久他又因反應欠靈活不適軍事飛行而被停飛，他滿懷的壯志不得伸，他報國救國之心願不能達，進不能殺敵，退不能回僑居地，又沒有一個知己的朋友可互訴衷曲，他更失望，更苦悶，更消沉。我實在不忍心看着一位滿懷壯志，熱心救國，當年曾崇拜羨慕的人，如此孤單、痛苦，空暇時常陪他散散步，聊聊天，安慰他，鼓勵他，我們的友誼慢慢加深，已到無話不談的地步。

不適飛行另謀發展

課餘之暇，月明之夕，我常與他相偕漫步於原野或促膝於樹下，述說各人的過去及未來的抱負，他曾說：

「我原籍廣東省赤溪縣，自幼即僑居於墨西哥，因感祖國貧弱，常受外人欺侮，被外人稱為『東亞病夫』，深以為恥，乃發奮圖強，一面鍛鍊身體以圖自衛，一面努力讀書以服務社會，拯救祖國，先習教育畢業於墨西哥國立師範傳作育英才，再習航空畢業民航學校。俟機報效祖國。抗日戰起，原以為貢獻所學於祖國，駕戰機捍衛祖國領空，抵禦日寇侵凌，誰料民航與軍事航空不同處甚多，所學不能致用，真令人失望。」

我安慰他說：「報國之路，不只航空一途，其他途徑尚多，何不另作選擇。」繼續問他說：「你怎麼想起徒步旅行全世界的？如何籌得如此多的旅費？詳請可否見告？」

他說：「在國外看到華僑處處不如人家，事受外人輕視，我曾想利用什麼方面能一鳴驚人，令外國人刮目相看。駕飛機、開汽車、駛遊艇環遊世界都已不稀奇，況且我們也沒那麼多財力。只有徒步旅行全世界，可以一試，經數月的準備，和另兩位青年朋友的贊同，我們一共三人，組團出發，我任團長，出發前曾招待記者，發表談話，說明旅行全球之目的。深獲輿論界之好評與支持。先經中南美洲，再至歐洲，沿途有我國使領館的地方，多由他們招待食宿，沒有我使領館的地方，當地機關、社團也多照顧，有的供給食宿，有的贈送紀念品，所以花費金錢極少。不幸途中，另外兩位同伴，一個患病，一個身體不支，都返回僑居地去了，只剩下我一人，抱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之志，已歷四大洲，四十餘國，當二十十六年底隻身到達非洲，得悉日本侵略中國，京滬已淪陷的消息，真是義憤填膺，熱血沸騰，心想自己尚有駕駛飛機之技能，乃決心回國參加抗戰，略盡國民天職，所以才停止旅行，返回祖國，先至漢口，時汪精衛任行政院長，因為在二十四年我旅行到法國時，曾與他認識，這次承他接見，給我二百元法幣並函介我來航空學校飛行，真不料，才初級就停飛了，真洩氣。」

我繼續問他：「你將來如何打算呢？」

他說：「大丈夫生逢國難，當殺敵報國，否則當另圖報國之路，在未有適當途徑前，我有一個計劃，也足以報國救國，一鳴驚人，不知你願參加否？我打算聯絡二三十身體健壯，志同道合之同學，作徒步旅行全國之舉，並宣揚政府抗日政

策，鼓舞抗敵情緒，增強抗日力量。」
我說：「我們既沒有錢，又乏有力者支持，如何進行？」
他說：

「我認為用不了太多錢，因為中國邊疆如西藏、青海、西藏等地，民智未開，醫藥缺乏，我還有幾百塊錢，可以到昆明或香港買些最普通的西藥，可治普通疾病如感冒、瘧疾、痢疾等，我們一面旅行，一面行醫，贏取民衆的信賴，進而

宣傳抗戰政策，豈非一舉三得。」

我真佩服他的壯志，佩服他的頭腦，也佩服他的愛國熱忱。可惜當時我還在飛行，不便自由行動，我只得告訴他：

「這件事我們要妥慎計劃，慢慢進行。」

經這次傾訴長談後，不久我調楚雄又轉蒙自繼續飛行訓練，他仍留雲南驛待命。以後再也沒有得到他的消息，同學們有時談起他，有人說他在航委會服地勤工作，有人說他已回僑居地。時

隔四十二年，

民國六十九年十月當我看到費雲文先生的大作，對黃逸光的描述及刊出黃逸光的照片，才知道這位有志氣，有抱負，秉春秋大義，公爾忘私的黃逸光學長，為刺殺漢奸汪精衛，已於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壯烈殉國了。

這位不平凡的友人，又做了一次不平凡的事。對這位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黃學長之死既感傷痛、景仰、懷念，也覺無限光榮。

成語追

踪 (十)

何 宇 白

風部——風（續168期）

「風行草偃」，喻為政的人以德教化民，民皆從之。語出「書經」：「爾惟風，下民惟草」，所以「論語·顏淵」有「君子（為政者）之德，風，小人（民衆）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之句。質言之，就是：「為政者之德若風，民衆從化之德若草。如草因風，無不仆者；猶化民以正，無不從者。」

「風行電照」喻勢盛，出處已載「風行一條中」。

「風吹雨打」喻受摧殘挫折。「杜甫詩」：「不如醉裡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

「風吹草動」喻為輕微的舉動而發生影響。

「水滸傳第二三回」——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裡認得是嫂嫂，拳頭却不認得是嫂嫂。」

「風言俏語」風流之言，輕佻之語，「華海花」：「要青本是花月摠持，風流教主，風言俏語，從不讓人。」

「風言俏語」，喻譏諷的話，也出處於「華海花」：「不提什麼，阿福尚在那裡，尋瑕索瘢，風言俏語，所以連通信的人都沒有，只好肚裡叫苦罷了。」

「風伯雨師」，風神及雨神，「搜神記」：「風伯雨師，星也，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

「風波之民」，謂易變之民也。語出「莊子·天地篇」。

「風雨如晦」，喻亂世思君子「詩經。鄭風、風雨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飄搖」，形容將瀕崩潰的危險局面。

「風花雪月」，四時景物。世人多以酒色狎邪的行爲叫風花雪月。「鄭谷詩」：「風花雪月好，中夜便招延。」

「風岸孤峭」，謂人節概崖岸而耿介。「續通鑑綱目，謝枋得死節」：「風岸孤峭，不

能與世軒輊。」

「風味不惡」，謂滋味很好。「劉峻、送橋啓」：「南中橘甘，……探之，風味照座，勞之，香霧噴人。」

「風流雲散」，謂風吹雲散，踪跡全消，以喻人之離別。也可喻團體解散，「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風流雲散」，謂放蕩不羈，「拍案驚奇」：「那盧生得倖貌長髯，風流倜儻。」

「風流罪過」，謂罪過屬於風雅者；或指輕微罪過。前典出自「北齊書，郎基傳。」說他做潁川太守，清慎無所營求，頗令寫書，他的朋友對他說：「在官寫書，也是風流罪過呢！」後典出自「元曲」。在尉遲恭單鞭奪槊唱詞中說曰：「你喚尉遲恭來，尋他些風流罪過，則說他有二心；將他下在牢中。」

「風流篤厚」，謂風雅誠實，「十八史略，西漢文帝」：「當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恥言人過，上下成俗。」